

故乡月

胡文海 著



内 容 简 介

《故乡月》收入了青年诗人胡文星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的部份优秀散文诗作品。这些作品博采中外众多散文诗名家的创作风格与艺术手法，写法上自成一体，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其深邃的思想与炽烈的情感，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胡文星，1954年9月12日的傍晚，江西临川李渡文丰胡家村，一个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听到了他降临人世后的第一声哭喊。

他的童年，少年及至青年，都是在福建省的顺昌县度过的。那里，有起伏的群山，培育了他敢于登攀的勇气；那里，有奔腾翻涌的富屯溪，一叶孩提时放航的风帆，载走了他对大山外边世界的强烈向往。

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姐姐，给了他家庭的温暖；是几位可敬的老师，给了他父辈的关怀；是许多真诚的同学，给了他无私的友情。

干过搬运，学过打铁，做过机修，最后，选择了驾驶汽车这一令他永远也不厌烦的职业。现仍在江西抚州第二棉纺厂把握他人生的方向盘。

中学时，他的一篇作文偶然被电台采播。由此，便萌生了他异彩纷呈的作家梦。但由于种种种的原因，直到一九八二年，他才重新抬起了那早已失落的梦幻。

他写过小说，写过报告文学，但现在，他选择了散文诗。

他比较幸运，有些作品，被一些作品集收入。

也曾先后十多次获全国各种文学创作奖励。《故乡月》，是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

目 录

跨越这道墙——寄胡文星(序一)·····(1)	李 耕
《故乡月》小引(序二)·····(4)	吴文丁

生 命 变 奏

故乡月·····	13
生命变奏·····	16
久远的记忆·····	20
影子的困惑·····	22
不熄的太阳·····	24
勇敢的蜜蜂·····	25
孤独魂·····	26
魂祭·····	28
魂悼·····	30
魂索·····	31
穿越生命之河·····	33
飞蛾的追求·····	35
假如·····	36
梦·····	38
基石·····	40

道钉 钢轨 列车	41
道钉	41
钢轨	41
列车	42
碑桥	43
根	44
路魂	45
沙粒	47
露珠	48
春天	49
夜的眼睛	52
生活	54
蛮荒与犁铧	55
暗夜与华灯	56
落叶赋	58
夜校，一颗思索的头颅	60
春之畅想	62
小燕	64
沉思录	66
流星	66
青春	66
明天	67
湖	67
乌云	67

冬	68
被遗弃的种子	68
关进笼子的鹦鹉	69
礁石	69
幼笋	70
甘草的启示	70
除夕，那燃响的爆竹	71
祭坛悲歌	73

神 州 行 吟

中国西部变奏曲	79
致老区	84
南丰印象	86
三清山偶拾	88
长城，我弹拨	91
面对王安石塑像	92
母亲，抚河	97
在汤显祖墓前	101
三叠泉 我对你说	103
攀登	106
不朽的小城	108
西湖情思	110
灵隐随想	110
断桥情思	110

民族英灵·····	112
千古罪人·····	112
归乡梦·····	114

织 女 银 河

女厂长宣言·····	121
织女河·····	125
纺织风景线·····	129
晴·····	129
雨·····	129
雾·····	130
霞·····	131
纺织厂，有一群十八九岁的少女·····	132
火红的青春·····	132
蔚蓝的梦幻·····	133
赭黄色的追求·····	135
纱海布浪里飞出的歌·····	137
致夜班女工·····	137
山海·····	137
我编织·····	138
金梭情·····	139

爱 海 浮 沉

如果·····	145
---------	-----

请不要说·····	146
不要望着我·····	147
拥抱新的生活·····	148
死吻·····	150
等待·····	153
蔚蓝色的呼唤·····	156

心底唱出的歌

生命的启示·····	161
黎明，我去出车·····	163
妻子的絮语·····	164
煤的自白·····	165
雕贝壳的少女·····	166
稻花·····	167
蚕·····	168
月亮·····	169
年轮·····	170
房顶上的桅杆·····	171
南疆，长眠着一群士兵·····	172
人生 我的思索·····	173
渊薮，或两手空空·····	175
对军人的理解·····	177
我也是诗人·····	179
预感·····	181

有关范围	183
回头是岸	185
职业乞丐	186
诗人，诗的断想（后记）	胡文星（188）
跋	罗先霖（192）

跨越这道墙

——寄胡文星（序一）

李 耕

最近，我在答《散文诗报》十二问中对“对青年散文诗作者的希望”一问答有一句：“跨越前人的高墙，构筑为后人很难跨越的高墙。”

鲁迅的《野草》是高墙。

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屠格涅夫甚至蓝波的一些散文诗名作也是高墙。

后来者超越前人，开拓崭新的作为一个民族骄傲的艺术的疆域，这才是精神领域的民族之光人类之光的所在；能作为这样的精英翱翔在当代文坛，才是民族的或者人类的希望之希望。

我并不排斥“机遇”这个尤物，这包括时代的机遇和个人命运之途中的种种机遇，但构成一个人物的业绩的主旋律，还在于主体条件的成熟。智慧、勤奋、素养、品格甚至才华与气质等，缺乏这些作为诱体和基点，机遇与他会是无缘的。

越过前人的“高墙”，对之一些不求实的豪言壮语派，大概只能以被历史讽谕的小悲剧作为尾声告终，而对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坚韧不拔，既笼世界人类文化之精粹及民族文化之精粹融为自己的血肉之体，不泥于洋不陷于古又不囿于僵化者，界碑式的作品的镶嵌于历史文化之廊才不会是一种奢望。

道路，确实是艰难的。

当然，高墙并不是不可及或不可翻越的。题材的仄逼，审美空间的狭窄、艺术气度的薄浅，表现形式（其中包括语言）的陈旧与单滞，内容的重复与浮泛，在迫使相当多的散文诗作者与“高墙”遥遥相距。非诗的因素，在某种程度地侵蚀散文诗健康的步履，也是当前散文诗的苦闷之一。

一个有气魄的作家是应该将道途想得艰难一些的。有艰难才会有痛苦，不痛苦的作者不是好作者。

前人有前人的“高墙”，我们有我们筑起的“高墙”，本是不好比拟的，但从艺术整体的审美层次上观照，高下之分总是有的。从这个角度提出超越前人的“高墙”，不仅仅是战略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聚集或调动本身的艺术力量，而是时代的呼唤。

我，不是墙。

我仅仅是一级矮矮的阶梯，愿年轻人踩着我去超

越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攀登艺术的险峰，有如星，
闪烁在祖国的长空，闪烁在历史的长河，闪烁在人
们的心间。

愿文星以成就构筑自己的墙，构筑真正的属于
一个时代的高墙。

《故乡月》小引（序二）

吴文丁

胡文星的第一芽绿叶终于拱土而出！

在灿烂的诗的星空，又出现了一颗新星。缪斯的辐射线追踪的是一轮故乡月。

一轮明月，诗人唱了几千年。那些各具万象、玲珑剔透、扶微探幽，吞吐大荒的诗句，足够组成另一轮人工月亮。

我忽然想起杜甫的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露”和“月”都是普通的景象，常见的风物，一经诗人的独特视觉处理，就赋予了独特的意象，提炼了独特的内蕴，诗境全出，隽永超逸！

诗家“三昧”，《故乡月》正在求索。

这些金梭银梭织成的诗篇，大珠小珠串成的吟鞭，竟出自一位纺织厂扶方向盘的手！

胡文星有时说话腼腆得象个姑娘，甚至脸泛红晕；在角力时又会发狂，像条莽汉。舞场，旋转的白马王子；家庭，妻子百分之百放心的丈夫；诗坛，感情丰富的歌者；车队，他却是位技术过硬，

让“油老虎”乖乖变成“省油车”的好师傅。

身处基层，易看出人生本相。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他的所有作品。他从未廉价地取悦读者，而是直面人生，爱恨哭笑——吹奏出他的诗，纯情的诗，甘露般的诗。

这里根本不存在羽化成仙的“通天梯”。正如他自己论诗：“诗人，应该用自己的生命，用滚烫的热血去书写人生。……诗人最大的忌讳，莫过于自尊心的堕落。当你彷徨，犹豫，总去小心翼翼地寻找一条所谓的安全通道时，真正的诗，也就从你狭隘的视野之外溜走了。”

说得够透彻。

俊得江山助。方向盘选就了文星广阔的视野。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轰鸣的马达和如花的辙印中，不用寻，而是“拾”，不要“挤”，而是洋洋洒洒流来了诗情。

锤炼他的“自尊心”却往往在诗外。

因为，那并不是“安全的通道”老是撒来诱人的混沌迷雾，而他的“拨雾器”又老是单纯或浮躁的形式出现。

那年，禄星突然高照，有人要调他离开车队，说是坐办公室才有出息。他却毫不犹豫地以“坐性不好”断然谢绝。事实上，他的小书房里每每是深夜凌晨一灯如豆。他可以摊着《飞鸟集》，对着印

度诗哲的大胡子，捻着自己的小胡子，观照五彩缤纷的社会和人生，就像达摩面壁那样忘却了时间的流驶。

一次在通向浙江金华的公路上，因为超车，对方横蛮无礼，他教训他几下，立即引来一伙“勇士们”的围攻与殴打。他却象猕猴那样在包围圈中巧妙周旋，边打边溜，溜得漂亮。一时在车队传为奇闻：料不到写诗的“秀才”，竟有一身硬功夫，能像霍元甲陈真那样力斗强龙，化险为夷。

这就是胡文星。

集阳刚阴柔于一身，豪放型，忧郁型，闲适型，斗士型——如此和谐并存的双重诗人气质，使他的感情和幻想容易白热化，诗的翅膀能飞，能消融在光明与幽暗临界之处。一只脚在天国，一只脚在人间，一只眼看未来，一只眼看现在，保持了“本色”。

因此，他的特殊视觉，似乎就是普通人潜意识的视觉：他的忧患意识，应该说是现代中国人的困惑；他的散文诗企图独辟蹊径，通向雅俗共赏的天国。

雨果说过：“同时是人也是超人，这就是诗人。完全离开了人，诗人就不存在了。”

可读，也可朗诵——这样的散文诗是深受普通读者欢迎的。艾青说：“自由体的诗是带有世界性

的倾向。”世界性倾向的诗也得揉进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因为越具备民族性就越通向世界性。我就听过胡文星的朗诵已作。似乎有股“气”奔来：豪气、郁气、热气、冷气，甚至五脏六腑的真气，都有。我认为：《故乡月》诸篇什的意象组合，大都下意识继承了中国“汉赋”的铺排手法。绮文摘藻，一泻千里；回肠荡气，一唱三叹。它的“主旋律”虽说并非高八度，却与时代之音基本合拍。它无有“二泉映月”那样的苍老悲凉，却具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静动交合，雄浑开阔，不时掺和着“长沟流月去无声”的淡淡哀思。它少有“空山鸟语”那样的空灵愉悦，却拥有“一箫一剑平生意”的庄重风雅，偶尔流露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孤独。在一阵紧锣密鼓之后，往往听到拨弦哀鸣的余音。于是，残缺的故乡月，是“发光的情种”、“神秘的光辉”，“如此柔韧缠绵”，“在伤痛的残骸上构筑起光辉”。于是，苍茫的大西北，“雄风凄厉”，“铮然的古筝”，虽说“古老的文明在此磨成了砂粉”，“总也走不出心的莽原”；但是“闯过玉门关的春风可以作证”，他看到“未来的高原河”，他歌唱，“祖国梦中的绿宝石”。于是，雄浑的长城，变成一架硕大无朋的“钢琴”，“历史的回声，缠绕成一团难以理顺的情结”。他弹拨着长城“松弛的琴弦”，看到“弯